

卷十五
卷八
九

8.9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

王圻纂輯

田賦考 黃河

明

太祖洪武十四年八月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
為患有司以為言 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
勞民力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民 二十四年六月
河決原武入淮 二十五年正月河決陽武 三十
年八月河決開封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 命廷臣詳議如議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之 九年三月濬河南黃河故道河水累歲歲為患修築隄防民用困敝至是河決日甚 上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

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繪圖以進遂發河南民丁十萬 命興安伯徐亨工部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命宋禮兼董之 十年夏四月尚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 命臣相度措置臣嘗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堤岸恐水傷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于彼開二小河以泄于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

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
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
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
河入海凡四百七十五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
可完 上諭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候
秋成後為之

英宗正統十二年秋七月河決張秋沙灣入海尋決滎
澤入淮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十三年河徙開封西
北滎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 七月河

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
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至于景泰七年始塞沙堤之
缺而張秋運道復完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漢武帝
而後則決于瓠子決于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
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于博州後又決平原決
渤海決信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
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河間
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

道南從東匯于梁山滌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于北清河入于海黃河入淮自茲濫觴矣舊黃河在開封城西四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之西南而城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于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畧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之田廬而已我

朝河決則併慮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前代為尤急

孝宗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木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三年四月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五年七月河決張秋七年二月河復決張秋夏四月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

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大夏
曰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于上流分
導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以患候
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
堤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
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
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遂塞張秋
堤更名安平鎮云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
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開新

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濬四
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
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
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
始塞張秋堤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按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
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
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
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大任而下灑為二渠至於大

陸播為九河入于渤海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隄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于古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瘳乎 宋濂又謂河流分而其勢自分平此治河上策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半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所見亦同備著于左學士張元禎與憲副鼎書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

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為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奔安平之勢一則可以資灌溉如此將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溢之災可以常免矣昔禹疏下道流為九道而納之海理同勢同霍尚書韜議處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于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舊河套原武之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遶畿甸亦可壯京

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
之利也胡尚書世寧奏議謂舊聞沁水至荊川口分
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
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荆口
及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
衛輝稍撥附近糧船于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
塞亦 國家之長計也

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
陶縣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安縣景州吳橋縣河間

寧津縣界入海余又按金隄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
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千乘海口千
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堤嗚呼循金堤
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賴之茂
功推古驗今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
此在今日勢尤難行後世哲人有作破拘孿之見或
有取于吾言爾矣

武宗正德四年決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
世宗嘉靖六年決徐州及曹單城武豐沛等縣楊家口

梁靖口吳士舉等處衝入鷄鳴臺沛北皆為巨浸東
溢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 八年飛雲
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闌面 九年河由單縣侯
家林決塌塲口衝谷亭 十一年十二年水俱不下
洩至十三年廟道口淤塞是年又決趙皮寨入淮是
年河忽自河南夏邑縣太丘回村等集衝數口轉向
東北流經蕭縣仍出徐州小浮橋下徐濟二洪趙皮
寨亡何遂淤 十九年決野鷄岡由渭河入淮于是
當事者開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洪閱二年復

淤 三十二年七月河趨東北段冢口則分六股為
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皆由運河
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
小股為龍溝毋河梁樓溝胡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
十八年至四十三年河由數溝中行河勢分故所
在無淤塞之患 四十四年七月河水大漲郭貫樓
淤平全河逆行汎溢自沙河至徐州全河俱入北股
至曹縣崇林集以下向北分二股南一股遶沛縣戚
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一股遶豐縣華山向東北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
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則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至湖陵城口散漫入徐 四十五年黃河復決沛縣飛雲橋二三等舖東流衝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平地水盈丈許上下百里漕渠無迹是年九月馬家橋堤成障水使之南趨秦溝冬沛縣水斷流是月以工部侍郎朱衡濬新渠尋嘉靖初盛應期所開故道自鎮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里

穆宗隆慶元年正月河決沛縣議者請修復運河古道乃勘議新集郭貫樓等處上源尚書朱衡言上源之

議可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工部覆請從之 八月工部右侍郎吳時來言今以馬家橋易淺沙河淤易薛河易衝為患此患在委耳夫新河與清原山至近而東究以南費嶧鄒滕之水注焉以一堤而捍群流又當大山瀉下之勢與素號瀦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故疏濬分殺之謀宜豫也夏村迤邐數十里地勢居高必導水于薛河非開支河引薛河上流以分其派及三河口鮎魚泉諸地鑿口築堤益以啟閉之開

能免衝決淤塞之虞乎故蓄洩之計宜慎也 上然之令尚書朱衡計處以聞 十月朱衡請于東郡開支河三道以洩河流又于東郡之上別開支河歷東滄橋以達百中橋鑿冢裏溝諸處為溝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歸呂孟湖下景山而去至沙湖水築壩于支湖之下令水由之以出鮎魚泉而于泉之對河開塘築堤以納其流而殺其勢 上從之 二年七月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罹其害漂沒田廬不可勝數漕舟二千餘皆阻邳州不得進

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工部尚書朱衡覆奏茶城淤塞宜候水退乃可疏濬獨徐沛灾民流移困苦宜令戶部亟議賑濟以安民心戶部覆如衡言請以淮揚商稅撫按贖備賑倉糧賑恤貧民仍勅河道諸臣設法疏濬支渠或置船盤剝勿令漕船阻滯 上是之 三年八月總理河道御^都御史翁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于境山入地洪溝真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漕其利有十自秦溝濁河至徐州洪諸狂瀾激湍遠不相

涉一也依山為堤雖有洪濤必不泛濫二也漕舟循
堤而上牽挽不難三也無茶城淤淺之患省盤剝之
費四也由馬家橋至境山四十里由境山至徐州洪
四十五里視舊河為近驛遞夫價并可減省五也驛
路改從新堤往來徑捷六也徐州募夫可併呂梁二
洪徭夫可遂裁革七也計沛縣六舖至境山築堤百
里當用銀十三萬有奇今開新河則長堤可緩費益
大省八也糴穀貯倉假工役以濟飢民兼節財賑荒
弭盜之術九也乘舊河以為水壑即河由谷亭沛縣從

鴻溝洩徑從小浮橋下徐洪運道無梗十也顧其難
亦有三地浜溝當築大壩接黑龍潭堤至楊山壩西
當別開一道至舊河繞出茶城及開堤建閘費皆不
貲此其難在工費歲屬大飢而徭夫工食往不繼
待哺之民怨讟易生此其難在工食後夫二萬仍聽
番休而錢糧不益淹以歲月必招謗議此其難在工
程犯此三難以興十利臣未易辨也惟 上集廷臣
議之章下工部以大立議為便請行撫按及巡鹽官
相度地形并議錢糧夫役以請從之 時河水漲溢

自清河縣至通濟倉閘及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崩壞又山東莒州沂州郯城等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溺死無算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都給事中嚴用和言淮安徐邳皆轉輸咽喉壅淤潰決運道為梗關國計不細疏入濬滌築之務不可不亟宜令趙孔昭及翁大立協心共濟不得廢時失事工部覆如用和議且言淮安湖陂故有大堤往時商人決堤逃稅故多水患宜及修築今河決草灣北合盭河

至海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并行二臣會勘興工從之十二月時淮河自板閘至西湖嘴開濬垂成而裏口等處復塞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以工費不給請議處錢糧因言清江一帶黃河五十里宜築堰以防河溢淮河高家澗一帶七十里宜築堰以防淮漲工部覆請以錢糧事下孔昭及翁大立通融借助其裏口等處亟行開濬以築堰事宜及海口築塞寶應越河二事均酌議舉行從之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言治河之後宜以調撥夫役收發椿草屬

部臣計議錢糧追徵工食屬兵備令盡地責成則河
工可計日而就于是覆工部覆議以儀真至揚州淤
淺高郵一帶河堤剝蝕屬淮揚兵備會同南河即中
儀真主事經理以通濟閘內外清江浦上下淤淺屬
淮揚徐州二兵備會同南河即中清江廠主事經理
以廬鳳二府協濟椿草錢糧役夫工食及寶應湖堤
泗州等處堤岸屬潁州兵備會同河即中經理以
大淮西岸沙嘴清河縣東西湖堤魚溝河以下屬徐
州兵備會同南河即中經理以邳州沂武二河與乾

河口淤塞房村及境山黑龍潭堤屬徐州兵備會同
南河即中管洪主事經理以沛縣三舖四舖大堤豐
縣縷水堤接華山塞飛雲橋故道及薛河下流屬徐
州兵備會同夏鎮主事經理以臨清菜市口尖塚集
白廟兒等處堤岸屬臨清兵備會同北河即中軹廠
員外即經理以內黃南樂二縣正河淤塞及小灘上
下膠淺黃蘆河乙字河屬大名兵備會同北河即中
經理以吳橋縣衝決朱宦屯交河縣衝決徐家馬頭
等處青盤衝決盤古口等處與滄景二州南皮靜海

二縣及天津堤屬天津兵備會同北河即中經理以
蒙村蔡村要兒渡等處堤岸河西務上下淤淺屬霸
州兵備會同通州即中經理 上皆從之 四年四
月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高郵等處河堤剝蝕
請將徐州倉見貯截留漕糧二萬六千餘石移置淮
南召集飢民修築從之 七月山東沙薛汝泗諸水
驟溢決仲家淺等處而黃河暴至城復淤侍郎翁大
立言今山水甚盛由梁山之下蜿蜒以至於張孤山
之東內花山之西南出戚家港合于黃河宜逐加開

濬依山築堤以避秦溝濁河歲漲淤之患此所謂
因勢利導不與黃河爭尺寸之地者也工部是其議
令大立督所司相度舉行從之 九月侍郎翁大立
言今淮河自秦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朱
家灣傍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于黃河間者無駭
異然臣以為宜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平江時故道
則淮河斯可以無患臣所患獨在黃河睢宿之間遷
徙未知所定泗州 陵寢甚有可慮臣請濬古睢河
由宿遷歷宿州出徐州小浮橋以洩徐呂二洪之水

又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以下草灣免衝射之患
南北運道庶几可保都給中龍光亦請下所司勘議
或尋復故道或分洩二洪及倣先年置舖設夫開溝
建閘之法以為久計工部覆行新任都御史潘季馴
如議區畫從之 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
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船千有餘艘不得進侍郎翁
大言爾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
邳故先欲開泇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
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為異日患耳今秋水洊至

橫溢為災臣以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
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于是給事中龍光御史
孫裔興王圻等皆以為言請罰治河道諸臣責以後
効令及時疏濬以通漕舟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
大夏莊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
豐沛之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不能
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惟築塞決口
如曩時房村方畧則故道宜可通至如泇水之議雖
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疏鑿費亦自省令大

立躬自相度調其利害以聞其管河官員俱令戴罪
任事俟河通奏請 上是之 侍郎翁大立言臣竊
計治邳河閼阻之策有三一開泇河一就新衝一復
故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叅焉從馬家橋經利國監入
泇口出邳州則可以避秦溝河徐呂二洪之險引薛
河鴻溝之水通行諸驛遞分司畧可并省而徐邳東
鄙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而山水驟發則須多
張水門廣開水櫃利國監多伏石須紆回避之即河
已成猶當勞費數年而後可以其為不便者三此開

泇口之利害也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河所衝刷久自
成渠費勞不多而道里更近且河入睢寧必不南決
又無徐邳橫射是頭灣之險而平野築堤可免嚙蝕
其便者五然曲頭集截河大壩費亦不貲新堤難固
水至復決又當廢睢寧一縣併于邳州其為不便者
三此就新衝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總督漕糧得水
可濟漕舟九百餘艘可出可以還百年運道可以振
業徐州而存睢州其便者四然而百數里之淤視房
村工費尤鉅置沙兩涯勢易崩塞掃灣築堤雖築不

固且河流所棄多不能復不使者四此復故道之利害也請以臣三策下工部議行定河道漕司撫按諸臣協同舉事以責成功又言河工以錢糧為本以得人任事為要復條上計處工費借留漕錢銀議留漕米查理船稅起調夫役選用官員獎勵才賢監督工程八事疏下工部仍請復故道以濟目前之急其開鑿淤口之議令大立熟計以聞無持兩可其所陳八事多可采用 上皆允行 五年八月總督漕運都御史陳炯上疏報邳州河決漕船淹沒戶部覆今歲

漕船過淮獨早而入閘者不及二三雖河流為梗然諸臣怠誤之罪亦不容辭乞遣風力憲臣督視以重

國計會科臣宋良佐御史唐鍊亦以為言得 旨 旨 炯與總兵陳王謨叅將顧承勳俱停俸戴罪管事

命御史張憲翔沿河督趣之 六年正月禮科維導條陳修治運河五事一自茶城至清河五百五十里為運道咽喉宜修築長堤增卑培薄三里置舖：置十夫十五舖設一官畫地而守以防潰決一自淮抵揚州一路堤岸衝決閘座廢壞者宜令補築自大江

以南抵江水有淺澁者宜令䟽濬一濟寧南旺開河全藉洸汶二水宜䟽通泉源而臨清河西務等處修築之工亦不可緩一自茶城以西至開封界為黃河之上源而南北兩岸之長堤多缺北徙則新河有妨南徙則二徙洪告竭且虞 陵寢宜于北岸接築古長堤以遏豐沛之衝南岸續舊堤以絕南射之路一自清河至安東海口為黃河下流雖有沙洲不足滯礙不必濬導以廢工力工部覆奏 上皆允行 六年閏二月禮科雒遵勘言洸河從馬家橋東過微山

赤山呂孟等河踰葛墟嶺而南經侯家灣良臣城至洸口鎮又涉蛤鰻周柳諸河乃達邳州直河口以入黃河凡二百六十里取道雖捷施功實難葛墟嶺高出河底六十餘丈開鑿僅至二丈砌石水泉湧出侯家灣良城雖有河形水中多伏石不可施鑿縱鑿之湍石不可以通漕且蛤鰻周柳諸河築堤水中功費無算微山赤山呂孟等河雖可築堤然須鑿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要其施功又自有序夫與其煩勞厚費以開洸口之河孰若時修防如期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
六
備運保百數年之故道䟽入 詔尚書朱衡會同河
南都御史萬恭覆勘以聞 工部尚書朱衡條陳經
理北河八事一復舊葦山東徭夫七十餘名接興河
工一復夏津魚臺二縣管河主簿隨時看守修葺一
清查馬場湖南旺湖陽湖蓄水以濟運河之涸南旺
西湖安山湖洩水以宣運河之溢毋使居民侵占一
呂孟微山張莊諸河為山東滕嶧山水之會宣洩無
路衝溢稅地損傷堤岸乞建二閘以洩積水一築馬
家橋東岸石堤一河南髀子船納稅于呂梁洪殊為

不便乞改納于徐州洪一管河官不許差委以妨河
務一修河築堤椿草錢糧積年逋負乞嚴有司之罰
每于年終聽河道官開數具奏 詔如擬

按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于中灤下二十里開舊黃
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工部侍郎蘭芳謂河南
之民免于魚鼈誠萬世之利也弘治初白公昂議自
東平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大清河及古
黃河入海亦倣此意後中灣河復淤白尚書議亦中
廢然二役去今皆未遠其遺跡尚可尋也至我嘉靖

數年河益南徙而入渦奔亳震驚 皇陵徐房而南
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
以并全河之委也使用宋張諸君子之言當無此禍
今上萬曆元年河決萬家口決房村 二年決鄒家館
五年決曹縣韋家樓碭山縣張家屯 六年決崔
鎮時河災之羨溢中國也尤甚唯是務修築培高堰
以束淮水造遙堤以束黃流當事者猶極意經理河
南則于家店劉獸醫口黃陵岡陶家店馬家湖銅瓦
廂挖泥河煉城口榮花樹芝蔴莊等溜山東則楊家

口梁靖口毛黃寨王家壩侯家村以其地皆掃灣迎
溜湍急先年往失事故極意經理之耳自是之後
堤堰既堅河淮即順所在安流久享其利 十四年
河決范口十五年決祥符劉獸醫口決蘭陽銅瓦廂
後決豐丘原武又決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茶城七
何又報淤至 十六年諸決口皆已塞淤者業已疏
十七年決雙溝單家口于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
景高口遙堤築將軍廟至塔山長堤築羊山至土山
橫堤河防幸無事 二十一年河復大為患決汶上

紀文獻通考 卷之八
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其泛漲則宿遷高郵興化邳
州 二十五年河道尚書楊一魁奏恭進繪河圖說
以備 聖覽以定長策按黃河自古為中國患近自
分黃道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墊之災已有明驗矣
又自黃堦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河患而其
餘波出于又安者又導之入小浮橋足以濟二洪之
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于決堤放水之議而又不足
為運道之虞但以增堤塞口為良圖以堙水防川為
上策臣竊不知其解矣夫道傍之議不過曰運道有

淺澁之虞 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耳
不知我 國家運道原不資于河全河初出亳壽之
郊以不治^治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
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以久假不歸認客作主又
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于是濁沙日澱河身
日高上逼汶泗泗則鎮口受淤魚滕被浸下壅清淮
則內而內瀦盱泗為魚以至瀕河沒溺歲運飄流甚
至衝截運道牽輓莫施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
不能却之他徙遂付之無可柰何以致水浸 祖陵

歷 皇上隱憂臣欽遵 明命改弦易轍首開武墩
涇河等河次疏具壩周莊等河又次挑小浮橋小河
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水字吉口未斷之
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
在固不必殫力塞決以回全河蓋決河所經有山西
阜子諸坡湖以為之滙又有小河白洋周朱等河溝
以為之委更免漂溢之虞况 祖陵雄據上游有崇
岡疊嶂諒可無慮即歸仁一堤見謂險要亦非受水
衝萬一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

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泗盱何必過為杞人之憂
也南流汎溢雖不免為下邑生民之害碭山水道當
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壩
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四州縣再照全河未徙之
時豐沛魚滕徐邳等州縣不歲被淹沒乎近庚寅癸
巳之秋衝城灌邑徐邳二州赤子不幾為魚鱉乎較
之今日蕭宿靈睢孰多孰寡孰重孰輕况宿南水患
非自今日蓋弘治二年之秋徐決中牟下歸德至宿
州瀰漫四出疲民半溺侍郎白昂治之自宿遷小河

口浚而西抵歸德飲馬池諸口又開符離月河而患始平翰林學士李東陽碑記可鏡也從來如此無分土亦無分民何獨厚于蕭宿靈睢而薄于豐沛徐邳也故臣始終自言以為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為運道之虞亦不能為陵寢生民之患矣抑臣又有說焉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析二渠播九河隨勢之所向不與爭利故能奏平成之績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碁布星列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又恐決張秋也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也

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也凡禹之所空以與者水今皆為我所占吾無容水之地固宜其衝決之患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蕪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約五十里任水遊蕩以不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不勞民力河患可平此一時之省事亦萬世之良圖也謹繪圖貼說以進伏祈皇上留神省覽勅下該部毋惑浮言定為長策徐俟智者以善成之俾我朝河渠一書足斷禹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
貢臣之願也奉 旨圖留覽這所奏工部看議來說
二十六年三月科臣楊應文奏堽口一決全河南
徙鎮口徐呂而下幾于斷流于是開小浮橋濬小河
口䟽建石閘而運艘以濟然通之未幾涸即斷繼之
今據郎中包應登主事陸化淳指示泃河原委懇
勅勘議以圖永利 二十九年八月工科左給事中
張問達奏 京師數百萬之生靈全藉東南數百萬
之糧食而河道通塞則運艘之遲速係焉乃今河道
之壞與糧運之抵壩甚遲不可不亟為䟽濬蓋自黃

堽口之決而南徙也徐邳三百里幾至斷流河臣乃
議趙家港以東黃河故道不及四十里堪以開濬接
引黃流下通三仙臺支渠出小浮橋以入運河此工
竣而河水漸深船行漸利抵壩交納亦不逾六月今
則頭幫之船至七月始抵壩後幫循次而進又稽時
日交納遂甚遲滯空回南船僅可得十之四而因寒
守凍者多矣總河尚書劉東星于趙家港告竣復採
舊議開泃河舍黃流引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為便
運道便宜經久謀心亦良苦矣願連汪二黃泥濘以

經文獻通考 卷之八
至萬家莊韓莊地多石塊沙礫畚鍤繁興工尚未就而趙港日淤日塞而斷流以致徐邳間三百里之河水益淺糧船停閣不行者幾一月雖決李吉口以引水而隨即壅淤倖一時天雨連綿水勢陡漲三五尺船可挨幫漸渡開河然未及入閘而中間又多淺阻臨清以北如八里港半壁店武城等處五閘水微河流甚細且河底流沙走動不常左挑右塞前開則後淤而漳河之水不由故道經三臺江迴龍鎮至小灘入衛濟運此一萬三百七十有餘之船相與爭一線

之水而不能進之速也夫糧船抵壩遲故交納遲故回空又遲無船何以兌支裝載而河不先時挑濬何以通運行舟倉庾之積貯日空又何以接濟取給是誠國家之咽喉命脉絕續安危所關何可以因循遷延而泄然漫視為也河道既壞難以再緩則勢不得不治入秋徂冬工力可用則不可不及時以治
九月張問達奏接河南巡撫曾如春揭稱本年七月初九日開封府黃河水比原河漲高八尺又漲高一丈三尺水高于堤至有一二尺之多又商丘縣蒙

牆寺黃河水發衝開堤壩向東南一帶由楚家灣揚先口堤北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泛漲未定自金灣鎮王家樓長堤四十餘里俱水平滿將焦橋并王家樓水越長堤經過勢難防禦又歸德府蒙牆寺南堤一帶將肖家口衝決一百餘丈波濤洶湧勢難禦一月內又接巡撫曾如春揭帖具稱開歸二府屬祥符等州縣水災異常其肖家口決衝一百餘丈全河盡南注原行河身頃刻乾沒變為平沙商舟不暇解維盡涸平沙之上即家牆向在南岸商丘虞城夏邑

多被滄沒明歲之運船從何道而達乎國依于民：依于糧：資于運河道乾涸糧運阻塞而數百萬生靈嗷：待命是尚可不為之寒心哉伏望 皇上念河患民生即憂運道亟 勅總理河道尚書及省直撫按河道諸臣從衝決原頭下至徐溪口符離宿遷小河口會流處所逐一查勘作何防禦杜塞如何濬治疏通速為詳議料理庶于民命 國計有裨矣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九

王圻纂輯

田賦考 黃河下

治河群議

按黃河自星宿海踰崑崙經積石過臨洮出龍門抵
 潼關而注孟津安然恬瀾也過虎牢而奔豫徐之境
 乃不安故道屢遷徙為害者其故有四北土高燥而
 堅南土卑濕而疏一也在北之時容納猶少至南而
 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皆會于河勢益宏放下流不能

容二也北有崇山疊嶂為限南則千里夷曠無堤防三也水濁而多泥沙易于停積之稍久勢必旁啣四也治之之法在漢賈讓有三策上者徙其旁民不與爭尺寸之利然可行昔不可行于今何也彼時所慮者止冀州耳今歷青兗徐豫之境皆為冀州安得盡徙且所徙空地河未必決而盜賊聚為淵藪則害更甚于河故讓之上策今為迂議其次以為多穿漕渠然愚以為此愚以為此可使之緩于決不可使之必無決可行于未決之先若既決之後勢亦何及

不過用其下策堤以塞之耳旋塞旋壞旋壞旋塞即非計乎要亦無可柰何者蓋河之決也不在旦夕而亦有其漸察其衝決之所從而預為之備可也千丈之堤壞于蟻穴况水勢有增減潮候有疾徐常為之偵視防守稍有可虞旋加修治是雖支吾一時而未為失策醫家之法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夫治水亦猶是耳今將歷 朝疏議附載于後
元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六
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為三渠
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河之大有所瀉其力有
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
始南徙訖于漢而河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
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庶富之業而一瓠子之
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如何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
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棗之河又播為八漢
人指以為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
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東都

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
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
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河患與武帝無異自宋南渡
至元始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以為當
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二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
漸可圖以道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為壑也其慮
以為河既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為河北而會通
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
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

于汶達于河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耳

國朝丘氏濬曰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為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為患于中國也視諸水為甚焉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 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

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也哉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 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流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 國計矣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合小而成大棄少以就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于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為數河以分水勢又于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為圩田

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分勢自然消滅然從下流而工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受不至于溢出而河之流不至于陸下有所納不至于束隘而河之委易達于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致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于有瘳請于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直或之助工作或徙之寬閒之鄉

或撥與新墾之田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

鄭氏曉曰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 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榮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 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復完自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 弘治二年以後漸徙而北又北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 命副都御

史劉大夏治之施功未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
塞口不合張秋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
有為海運之說者蓋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
鎮下至項城南頓猶有河流淤淺僅二百餘里若多
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
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經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
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滔、無阻以北淤
澱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
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

運道可完矣

萬氏表云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
渦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
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是故黃河入海
舍淮無他道也如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
者謂黃河改流愚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
溢之處計今水道惟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
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溢于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
迄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

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為掩沒而淮水亦幾浸地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黃河之羸縮豈關於河之改流哉

按嘉靖間總河道都御史劉天和統論黃河遷徙不

常之由言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趨惟河獨否蓋嘗周詢廣視歷考前聞而始得之其源有六焉河水至濁下流束隘停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委曲則淤伏秋暴漲則淤一也從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流極湍悍隄防不能禦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今于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無長江之淵深三也傍無湖陂之停滯四也孟津而下地極平行無群山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六也

是以西北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則決；必淤
漫橫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
岸即幸河道通直下流無阻近數十年否則數年之
後河底兩岸以漸而高或遇驟漲雖河亦自不容于
不徙矣此則黃河善決遷徙不常之情狀也故神禹
不能慮其後自漢以下畢智殫力以從事卒莫有效
者勢不能也史稱周定王時河始南徙竊意禹之治
河自大伾而下播為九河是棄數百里地為受水之
區初無隄防以約束之其間遷決衝改雖禹之世要

自不常惟使北向歸諸海而已故三代之史畧而不
書非今之民濱水而居室廬稼穡其上一有湛溺即
稱大害治水者亦惟隨河曲折築堤捲埽以障之一
值衝決億萬財力付之烏有古今相去不亦大相遠
耶甚者宋元之間喜功生事妄興大役其比也強排
之而南其南也強排之而北曾不旋踵而或淤而或
決民勞財費國隨以衰可畏也已惟我 聖朝建都
上游運道所係至黃河北徙則不容于不塞矣時異
世殊要之各有攸當尔且古今治河者多做禹九河

經文廣通考 卷之九
之法謂下流必疏支河如之而後水患可息嘗循故道歷今河流疑有未盡然者蓋禹引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而下乃疏為九河水流極其湍迅而後可久無患今河經中州平陸夏秋洪流誠可分為八九若冬春之間或值久旱即為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丈許如分為九不即淤邪况南經鳳泗園陵北妨兗冀運道河之所洩惟徐邳之間爾復多阻山治之倍難與古大異然則下流分為三四支河亦足矣不必泥古法也 漢賈讓治河三策古今稱之其上

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即禹之故智也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堅地作石堤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為流然自漢至今千數百年盡中州大名之境率為河所淤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衝決淤漫之濬治無已所溉之地一再歲而高矣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蓋未經歷非定論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

必決者勢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為
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欄水勢使不至
大段漫流尔此則治水者所當審也古者河北流伊
洛汴汜不入河惟沁衛淇漳之水過大徑而北始入
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沁汴汜諸水舉入之矣
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導沁入衛歟衛輝宗藩已因
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
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滙
水諸湖以淤而狹運舟恒苦淺澁若于武陟境內沁

河橫建滾水石壩于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源武陽
北界大堤之外經延津縣南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
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北
向張秋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永通閘入運河旱則
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滂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
運河增一汶為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
况沁則易于節制不亦大異于引黃河邪但大勞未
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疏通過敏以輕議也國朝治
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江瑄經理之功為大然惟

經文廣通考 卷之九
一
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弘治間黃河自至徐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可已而運舟運卒之衝淤為害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群公誠有見于此矣嘉靖甲午冬十月黃河自趙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黃河濬開河二說莫能決余甚憂之輿廼相度二河道里遠近工役巨細權利害輕重而折衷之引黃河濬淤幾四百里既深且廣其遠其費倍于濬

開河計非數月可完京師公私仰給乏絕兼之故道難復縱復將即淤濬河修閘之費卒不可免是以其勞貽後人也况所濟魯橋下至黃家閘百七十里尔自魯橋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諸泉初無預于黃河也迺始決策濬河修閘惟將來天旱泉微運舟不免淺閣是慮歐陽修有言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利多為之猶愈于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欲為 國家運道建萬世之利惟引沁為愈爾

經文廣通考 卷之九
按黃河為中國患害也自古記之昔者禹未導山洪水汎濫于天下者九年禹始出而治之乃別九州陂九澤度九山引河東入于海然後水患盡去地平天成是時頌禹者第知為一時治水之功而不知實萬世治河之法愚嘗按黃河圖河從星宿海西北來出一巨澤二巨澤數折而至崑崙河勢尚不甚大聞在土人抱革橐騎能過之河上多高大陵遞相夾抱行入麻哈地麻哈者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至積石入中國遠西

寧過臨洮其間則有鳴沙嶺有寧夏山夾之由寧夏流轉達地八百里過豐州西受降城山過大同路雲中南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而南流是即所謂河套也及至靈寶縣河觸太行山轉轄石其間則有三門七津砥柱又有禹廟在或者即禹導山過河處夾岸有高山而河行山中至沔池至孟津至河南府至溫縣岸無山山盡矣其在河南府即有北邙山亦僅一障南岸北岸殊無山至武陟水則有洛河伊河沁河來合河始盛大而又有汜水者合之河益無賴其在

河陰雖有廣武山：亦僅在南岸北岸亦無山俱不能夾束以故河流至武陟則汎濫亦河必然之勢也又黃河茶城而上以無山夾束故多潰決由茶城以下南岸始有洞山九重山雲龍山北岸則有子房山夾河入徐故徐州獨無潰決但有泛漲以兩山夾輔之力也予嘗曰徐州河狹又兩山夾之徐州其真河之喉吭乎河出徐州過清涼寺其在南岸雖有半戈山羊山當之北岸復無山故不能觸南岸直北趨下衝為距山連汪蘆塘落馬黃墩周湖柳湖諸河：皆

在邳境故邳州往：受其害河善泛亦以北岸無山夾故也邳州由落馬湖至水晶湖中間凡九曲水晶湖至清河甚近過清河則淮水會黃之路黃淮合而下雲梯關入大海河淮之事畢矣夫河之初出潼關入河南也數：為地方患所在地方亦往：以塞決殺流築堤壩建閘埽為事河務具備故堤上自木欒店下止廟道口蜿蜒千數百里屈曲重複蓋見河勢洶湧故從平地築堤用堤助岸以夾河防其暴漲又以河水橫衝敗岸則用捲埽以當其衝又自築堤外

仍置閘戕水以殺其勢以勢為決口不塞則內地淤
急流不殺則泛愈急是堤埽自不得不為之所也及
堤之又不能遏埽之又不能殺決者決衝者自衝于
是當事者又以堤埽無益于衝決將欲舍堤埽衝決
不用而議開支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矣議開新河
濟運舍黃河而不由矣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矣其
議亦可謂衆多其慮亦可周悉矣議開支河者謂黃
河入淮之道舊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
曰渦河一自開封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

鴛口至徐州出小浮橋曰邳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
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
黃河變遷渦白河二道淤塞全河東下故徐邳獨受
其害今若復引水通渦白河則水勢自分河不得獨
為徐邳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者在徐州以上欲自
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至
于臨清天津不惟徐邳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亦可
助其形勢也如冬春水平漕舟則由江入津沂流至
于衛河沿臨清而至天津如夏秋水迅則仍由徐沂

達于臨清至于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矣在徐州以下謂清河縣之大津口即老黃河故道也其小清口即今淮水所出之清口也欲議復七十里故道後又慮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地勢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築堤鉅費且恐難保故其說旋議而旋罷其議開新河者議欲自加口鎮鑿新河以通運避黃河之險河自馬家橋至直河出口計二百三十餘里其說復旋議而旋罷其欲自徐州子房山梁山至馬家橋上下開新河八十里置舊河于堤外使黃河出

口之地並不相及呂梁徐州二洪之險並可遠避一議也其欲自昭陽湖東起汪家口直抵留城一百四十餘里開河入運一議也其欲開膠萊河通復河海運者循嘉靖十五年山東道副使王公憲所開膠萊河舊議河之南之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中間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皆注潮水常足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疏濬之內有分水嶺聞其地河形至今在但其下多碕礧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遠耳如河成我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

經文獻通考 卷之九
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便前是以海運為險罷海運者以馬家濠未通漕舟出大洋故也今馬家濠既通我舟即不必由大洋直由小海中行舟自不險然後由麻灣海倉二口徑抵天津直沽豈非便道乎夫舟自清江浦口至天津路凡二千六百里其中由河行者八百里由八海行者八百里海行既由小海不由大洋非若昔元人海運之遠又所歷有劉家島蓬萊島黑水成山大洋甚險後王公以陞去事遂寢此又一議也復有為淮安計者欲濬草灣以分河入海不令

直犯淮城後以河流入海舊無阻塞卒不議濬此皆為運道計大畧如此也 國家自會通河成借河入運雖得其力亦受其害不然彼河自為河耳夫河害之在梁宋其地浮土虛沙既無堅山壁岸為之障又無長洲深湖為之貯不得不日夜講求堤壩經營捲埽也河害之在徐邳仍少有山又有湖又去海口漸近海口則可濬河身則可疏又得淮水合而衝海口海口必日濶而日深又有堤壩而為之障河自歸河而沙不壅且高家堰久築而高寶既免泛浸之虞歸

仁集又築而泗州復享奠平之利河謂無患可矣柰
何又復有決我復有構帑金人力所費不貲是河恐
未見有息肩之時也今若果得長策善畫令河有岸
而不得衝水常歸而不得泛用一年之勞可保數十
年之安捐數十萬之費可收數十年之利宜莫如先
審河岸次審河勢河岸則身直河身直流不屈曲則
河自不淤夫安得有長山而為之岸堅土而為之障
設使有之無論小小衝決潰泛即使有前代洪流大
浸自足禁當此禹導山治水可法也所以禹蹟如龍

門壺口徐州洪至今存未嘗變以有山為之岸：堅
水不能如何也今果能于徐邳以下履地而擇之測
水而引之假令得長山而為之河岸乎有則早移河
于山下使水行山足河安得流直東射而入于海其
旁河郡縣土地可永免昏墊魚鱉可永不生郊矣予
尤有深長之思又不但慮徐邳泛決誠恐漕河萬一
決壞則我四百萬漕將安輓之京師不無緩急矣又
謂膠萊河之說至今行可也所聞前是議罷者以王
千壩三十里地高人力難施故廢之余嘗躬臨相度

原係平地雖名分水嶺視他稍高丈許非崇山峻嶺也此河一濬可以直達沽漕舟入麻灣海倉乃設重兵屯守膠萊海次屹然為一巨鎮專意衛漕舟防海寇為務如此則可通漕便誠國家萬世無窮之利也至如加河子房山又其次矣

河源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土番訪河源得

之于閩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不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恠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即受命是歲至河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

河源是冬還報并國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
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闕出得其說撰為河源
志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
而以華言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
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

按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部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
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矚燦若列星以
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
州西南值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

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
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
百餘里匯入大澤曰火敦腦兒群流奔轉近五七里
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
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
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
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
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忽闌河源自南山其地大山峻
嶺綿亘千里水流百五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

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
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
里可渡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
落糾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
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洄巨測朶甘思東北
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亦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
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

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
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即麻哈地又正北流
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
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
流過撒思加閣即閣提地也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
五日至地名閣即及閣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哈刺別
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思本曰河
過閣提與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
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處多山

南山皆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鬣牛野馬狼豹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

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穆河合鵬穆河源自鵬穆山之西北水正西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

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
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石積石州來羗城
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州
合野龐河自西傾山之西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
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
湟水浩疊河合湟水源自祈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
里注浩疊河源刪丹州之南刪丹州下水東南流七
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
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

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
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東南行即東勝
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
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
彼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自
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
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地古天德軍中受
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
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水正

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涿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東境內又東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續文獻通考卷之九終

